

聽到訪美歸來的散文大家秦牧和詩人韋丘盛讚您，「憑着一台舊打字機、200美元，創辦了中英文周刊《時代報》」。 「集記者、編輯，排字員、印刷工、推銷員、送報人為一體」。人們更無法忘記，您以創刊號獨家報導中美關係正常化重要的歷史時刻。《時代報》一直成為中美交往的號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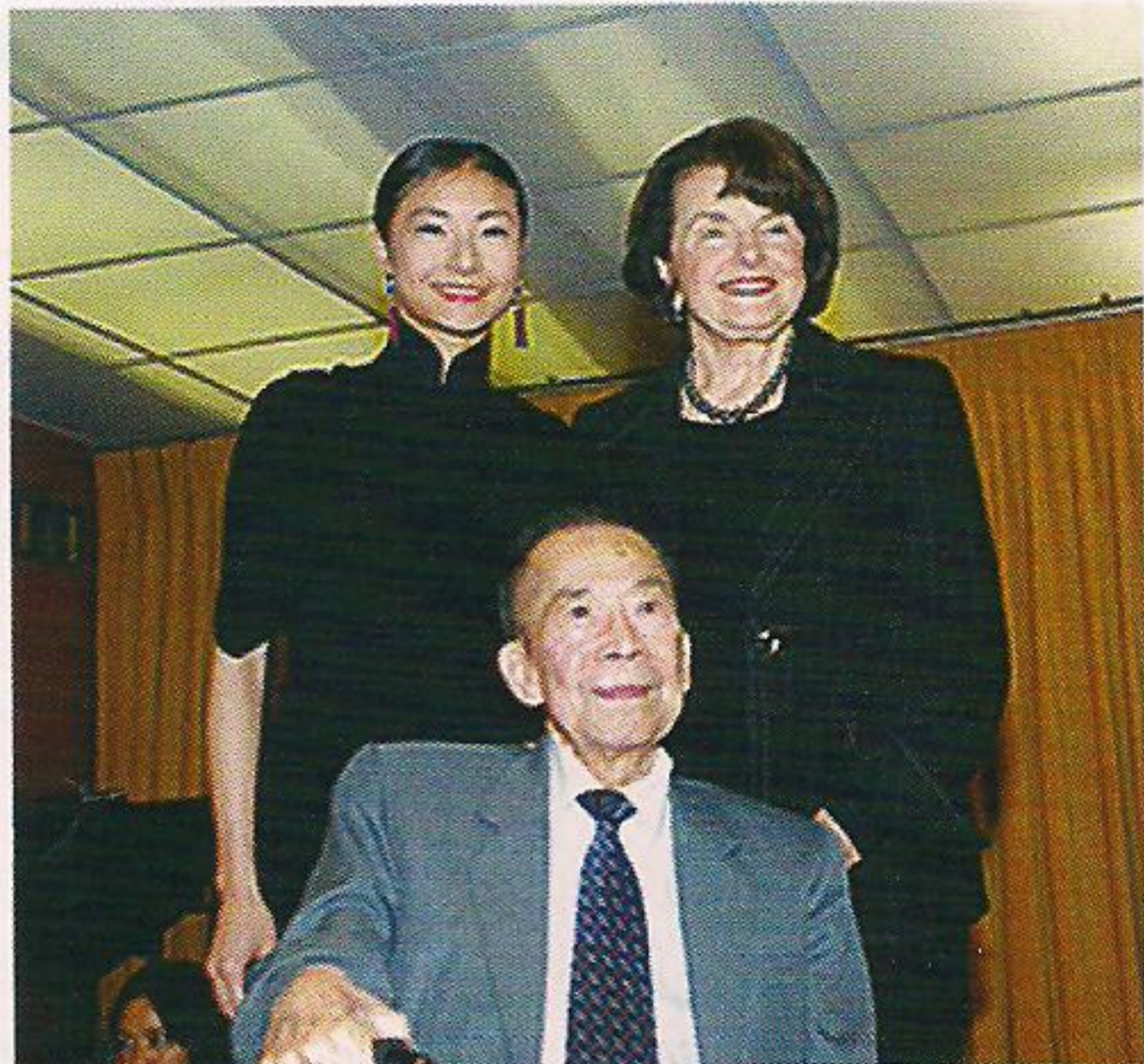
您為文堅持。《時代報》時期，文藝副刊聚集和培育了不少作者。美華文學的草根文群大多在這個園地歷練成長。您後繼創辦的《美華文化人報》，社長、總編輯、總經理集於一身。改刊《美華文學》，您依然出錢出力，親力親為。黃大嫂梁堅女士辛辛苦苦地當打字員、校對員。其後，您的女兒黃小堅也投入其中。在這全美唯一純文學園地，您廣泛團聚了美華文學作家詩人。《美華文學》成了一個文學交流的窗口。

您自己的文學創作也達到一個高潮。人們常說，文學家既要經得起寂寞，也要受得了熱烈。您不為寂寞所困，也不為熱烈所困。您作為文學家寂寞之時，正是作為活動家、新聞人、政論家大熱之際。創辦和主持的《時代報》中，文學副刊極為顯眼。短篇小說、中篇小說的創作也已經顯露才華特色。不過，那時美華社區所熟知的您，主要是熱情洋溢的活動家、朝氣蓬勃的新聞人和大義凜然的政論家。而文學家黃運基一時被這些大熱「蔭蓋」。

隨着《時代報》結束，「活

動家」淡出了，「新聞人」告退了，「政論家」消滅了，您華麗轉身為文學活動家、文學主編者、文學創作者。私下裡我曾經聽到您過去的一些戰友夥伴惋惜道，「舞文弄墨有多大意義？他應當像當年一樣繼續在美華社會活動中發光發熱。」我也真誠期望您在社會活動、新聞事業中繼往開來，但也想到，人生不同階段總有不同戰略重點。您並非天生活動家，來美之初的境遇和經歷，把您推向維護華人人權、支持中國大業、促進中美友好的「前沿」，由自發到自覺，結緣和參與華人社會活動，從美國華人草根層中生長成熟為活動家、新聞人、政論家。那些時代，投身其中，挺身而出，難能可貴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以至二十一世紀初，越來越多新舊僑領站到前沿，您適時轉移人生戰略重點。

無論從自身因素還是從美華社區因素，這個人生戰略重點轉移，必然而必要。與您一同經歷過生活磨難和時代洗禮的人士很多，但執筆為文記錄和反映那些時代的人極少。在美國華文文學界大有文學成就的人士也很多，但如同您那樣奇特生活閱歷、深邃生活觀照的人士也罕見。美華文學中，有些粗淺草根之作，不少浮面文學。曾經滿懷詩情參與華人活動的您，被華人活動激發出深沉、真摯、濃烈的詩情。全力投身社會活動時，這種自我的和華人社會的詩情，一直在呼喚



■國會參議員范士丹與黃運基三人獲中華文化中心獎。

在敦促，不把這些詩情的實際生活、詩情的主體感受，化為歷史史詩，您的心靈不得安寧。那時您要從活動家、新聞人中分身談何容易。沒有如此歷練者，誰也不能代替您，您深感責無旁貸。沒有人給您命令，自覺自願地自認自賦歷史使命。您多年摯友麥禮謙教授以史學家執筆完成的真實歷史，您以文學家的藝術審美完成摯永史詩。美華文學宜於不拘一格，豐富多樣，但如果不是您奮力肩負並實現這個使命，美華歷史美華社會美華文學留下多大空白？長篇小說《異鄉曲》三部和許多中短篇小說，由投身美國的華人從奔流到狂潮以至巨浪的歷史行程的親歷深感者，留下真實真摯真誠的詩情史詩，其意義何其巨大而深遠。從這個意義來說，您以文學延續和光揚活動家、新聞人和政論家。淡出了先前形式，沒淡出的是一貫本性。

文學家黃運基，突破「寂寞」，走出「蔭蓋」，邁向「熱烈」。為人寫書，由美華社會到